

F  
102.123  
57.4

分類詳解

大學中庸讀本

世界書局印行

## 四書讀本編述例言

孔子是中國二千餘年以前唯一的大哲學家、大政治家，這無論中外，早已有定評的了。他在漢唐時代開始受了政府的格外尊崇，稱之為聖人。到了宋代，儒者把孔子的言行錄——論語及將孔道的繼承者所著述的大學、中庸、孟子諸書合輯為四書，並且詳細註解，因此孔道更為發揚光大。

本來一個國家的制度文物以及社會情況，是隨着時代的前進而變動不息，需要新的學說，來做思想與行動的中心。但孔子之道則始終為世人所推崇，支配了二千年來的中國。這就因為孔子的精神與所發揮的言辭，都是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的至理，雖然到了現在，還有可以取法的所在。

四書的原文，因為年代的久遠，頗多疑問難解的地方，雖經歷代儒者，參證解說，不厭求詳；但時代變易，語文各異，仍不易為學者所瞭然。且舊時的儒者僅注意于句讀

的解釋，從未加以系統的整理，故難使學者有清楚的概念。

因此，四書全文，由王緇塵先生改用白話繹述註釋。出版以來，很為一般讀者所歡迎。現在更將原書，加以系統的整理，重行分門別類。使讀者更容易獲得明白的概念。末了，還有幾句話，得向學者聲明：就是自清代的考據學興起以後，頗疑四書中，雜有漢儒作偽的言辭，這當然不能認為臆說，值得我們的深切注意。所以希望學者能遵照王陽明先生所說：

『學者貴得人心，求之于心而非也，雖其言出于孔子，不敢以為是也。求之于心而是也，雖其言出于庸常，不敢以為非也。』  
要這樣，才不至有所謬誤。

分類詳解 大學讀本目次

第一章	總論	……	一
第二章	明明德	……	五
第三章	誠意	……	一〇
第四章	修身	……	一二
第五章	齊家	……	一三
第六章	治國	……	一四
第七章	平天下	……	一七

# 大學讀本

大學一篇，爲何人所著，現在尙未有定論。據朱子大學章句，以首章爲經，係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但清代漢學家多排斥其說。我們讀書，貴明義理。此篇所說，確是儒家的重要言論。如爲曾子所述，原可見其真意；即使不是曾子所述，或其門人所記，我們也何妨誦讀之研究它呢。

## 第一章 總論

### 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古者，八歲入小學，使識文字及學灑掃應對等日常事情，十五歲入大學，才學做人的大道理。這篇是說大學的道理，所以劈頭第一句就是「大學之道。」

明德，說做人要有光明的德性。如在暗中做損人利己之事，即是不光明了。上一「明」字，是明白的意思。全句是說在大學學做人的道理，第一先要明白光明的德性。

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，有兩種解說。古時「親」字與「新」字通，所以朱子解作「新」。『新民』就在去舊染之污，使振作起來做一個新民，因爲世界事事物物，時代一久，必至腐敗頹廢，故非時時振作不可。且朱子之意，以爲下文有「作新民」，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及湯之盤銘，都以「新」字爲主，所以親當作新字解，這是說明明德的結果，不但自己要光明，連人民也要叫他振新起來，光明起來，大學之道就在於此。

王陽明則以爲「親」字，就是親愛的意思。傳習錄：「如云：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』如保赤子。」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……堯典：「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。」至「平章」，「協和」，便是親民；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兩說各有道理，現在不妨並存。

「在止於至善」是說大學之道，對己則應明白自己的「明德」，對人則應親民。人能做到這兩方面，便算做到最善的境界了。（止，就是做到的意思。至善，就是最善。）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后同後。

「知止」就是知道最善的境界，也可說是最善的觀念。「定」一定的志向。「靜」心不妄動的意思。「安」就是到處安穩。「慮」就是思慮週到。「得」得到最善的境界。全段意思，就是一個人如果能夠「曉得最善的境界，才有一定的意志；意志一定，心就不會妄動了。心不妄動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感到安穩；到處安穩，而後思慮才能週到；思慮處處能週到，做人才能做到最善的境界。」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「本末」如一株樹，根爲本，葉爲末。比喻或緩或急。「終始」就是做事情的開端和末了，比喻做事的或先或後。就是說一個人對各物各事，如能計算其或緩或急，急的先做，緩的後做，根本的先做，標末的後做，那末就和做人的道理，相去不遠了。這是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一段的意思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

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儒家學說，凡百事情主張由近及遠，由卑而高，最爲切實妥當，這節就是推說這箇道理的。

他說：要想明白自己的「明德」於天下的人，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；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，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服從呢？所以他說「先治其國。」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」說要治理國家，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庭整齊。要家庭整齊，必先要自己的行爲，可做家人的模範，而後一家的人才能信服，所以說「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」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，要脩身，必須使心無邪念，要心無邪念，必須把心意誠實實，都用在「正」字上面，所以說「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」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？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就是「先致其知」的意思，如果緩急先後不能明白，又怎能應付萬事萬物呢？因爲事物無窮，而人只有一個，以一個人去應付萬事萬物，自然非致知不可了。至於怎樣才能「致知」？他說：「致知在格物。」說到這裏，「格物」二字卻有許多的解釋了。現在且就朱王兩說說明之：

朱子大學章句說：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又說：「格物者，物理之極處，無不到也。」是要窮盡事物之理，無不知曉之意。王陽明早年讀了這幾句，就拿起一片竹頭，細細地格起來，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，而致於生病了。有一天，他卻恍然大悟，把朱子的解說推翻，以爲物即吾心。只要吾心「存天理，去人欲」，即是格物。又引以「格君心之非」的「格」爲證。他就以此相號召，而流弊所至，致於學者束書不觀，以爲只要憑吾之心，即可應付萬物。

萬理，於是滿街都是聖人了。但照朱子「窮至事物之理」的解釋，也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一個人那能把萬事萬物之理，一都格過去呢。我以為所謂「格物」在於知事物的本性，事物的本性雖不一，而其受命於自然界是一樣的。一個人不論成已成物，只要能順人之性，順物之性，自然無不可通行。但於此也有不能都順的難處，於是又當計算輕重緩急，重的急的先做，輕的緩的後做，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即使犧牲輕的緩的，以成全大多數人的利益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儒家學說始終為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；始終為用世的，不是厭世的，也是這一點的道理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這段再將上面的意思，鄭重說明，以明做人的道理必須如此。為學就是學做人，入手的方法，就是要「明白萬事萬物的本性，能夠明白事物的本性，就知道做人的道理，而得到至善的地步了。因為人和物都是受命於自然界，人能順應萬事萬物之性，就到至善的境界了。人能夠知道至善的境界，方能做到一個誠字，然後把全個的意志放在這上面，一心上進，不生妄念，使自己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以求其實踐，因此家也整齊劃一了。就是叫他治理國家，國家也治安。處理天下，天下也和平了。」這都是明明德的結果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，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

庶人，就是小百姓。豈是，同一切。上節說明明德於天下，雖然在指人君，其實無論是誰，做人的道理，總是一樣的。修身是自己的事，爲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是對人的事。但其根本還在一個人的本身，所以說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豈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」

修身是一切的根本。如一株樹，根本枯死，枝葉自然不能繁榮了。人不能修身，就是根本已亂，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和平，這是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說：「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」一個人在社會裏，勢不能無親疏厚薄。第一對父宜孝，對兄宜悌。不孝父而孝他人的父，不敬兄而敬他人的兄，這樣應該厚的反薄，應該薄的反厚，是決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經，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」以後十段，朱子以爲是傳，「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」已詳編輯大意中，此不再述。

（問）何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豈是皆以修身爲本？

（研究）孔子稱「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」而堯典述堯之功德，自「克明峻德」以至「黎民於變時雍」，就是大學明明德至天下平的意思。所謂「止於至善」，也就是孔子稱堯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」的意思。「能名」能指出其長處，如某人備具某德。「至善」卻不是這樣，他無不具備，而不是一端可指的。所以「至善」是「無能名焉」，「能名」已落第二乘了。

## 第一章 明明德

康誥曰：『克明德。』大甲曰：『顧諟天之明命。』帝典曰：『克明峻德。』皆自明也。大，同泰。諟，同是。

康誥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德』克，作能夠解，能夠做到明德的人。大甲，也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顧諟天之明命』，『顧諟』顧到的意思，就是要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。帝典就是堯典，也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峻德』峻，作大字解。說人能明德，必能光大而普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即是傳之首章，釋『明明德』。

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康誥曰：『作新民。』詩曰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湯就是成湯，為商朝的開國聖王。盤，就是盥洗的盆。成湯於盥洗的盆上，刻着『苟日新』等三句話。苟，作誠字解。新，除去舊染的意思，說人誠能日去舊染，又當『日日新』。『又日新』，始終不間斷的，使新的道理，日出不窮，於日日所知的以外，又求未知的新道理，新習慣。作，同做字，說自己固要做一個新的人，同時并要鼓勵他人，也做一個新的人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，是詩經裏贊美文王的句子。周立國到作書時候，已數百年，所以稱為『舊邦』。文王時更新百度，使人民個個自新，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，王天下的緣故。所以說『其命維新』。『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』，是作大學的人，總結本節的話，他說爲了這個，所以君子無論在甚麼地方，無不盡心極力做去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二章，釋「新民」。

詩云：『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』詩云：『緝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』緝，音民。

「邦畿千里」古時天子之國，稱邦畿，地方有一千里之大。凡此都爲人民所居止之處，所以說「惟民所止」。緝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緝蠻，鳥叫的聲音。黃鳥，是一種黃色的小鳥。丘隅，山的一角。說緝蠻緝蠻地叫著的黃色小鳥，牠不到別地方去做巢，牠偏偏棲止在山的一角裏。孔子對了這兩句詩經，便歎美道：像這種小鳥，牠也曉得可棲止的地方去棲止，所以說「於止，知其所止」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是歎不自知的人，自己並無才具，一心想高爵厚祿，或侵奪他人的利益，不知自己應該怎樣居止，這種人，簡直連小鳥都不如啊！

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』爲人君，止於仁；爲人臣，止於敬；爲人子，止於孝；爲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於，音鳥。

這一節申明上文「止」字的意義。穆穆，深遠的意思。於，歎辭。緝，作繼續解。熙，作光明解。「敬止」說無事不做到敬字的地步，詩經裏贊美文王，說他道德極深遠，又歎美他能繼續不斷的光明起來。（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）作大學的人，再說明做人應該做到那樣，所以說「爲人君的，應做到仁愛萬民；爲人臣的，應做到敬事君上；爲人子的，應做到孝順父母；爲人父的，應做到慈愛子女；與國裏的人交往，應做到言而有信。」

詩云：『瞻彼淇澳，淇，音其。澳，音鬱。淇，音鬱。澳，音鬱。萋竹猗猗，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淇，音其。澳，音鬱。萋，通綠。猗，音依。僩，音根切，讀若限。喧，諠，都音萱。

洪，水名。澳，水靠岸的地方。猗猗，茂盛的樣子。瞻，作看望解。意思是說看望那邊淇水靠岸的地方，綠色的竹，竟這樣地茂盛啊！（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）斐，文質彬彬的樣子。意思是說君子道德茂盛，如淇澳地方的萋竹一般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如剖開玉石一般，剖開以後，還要磋牠光來，又如琢石一般，琢好之後，還要磨牠平來。瑟，嚴密的樣子，個個機警的樣子，赫，喧，喧赫盛大的樣子。說君子脩治道德，他的容貌，嚴密而機警，又喧赫而盛大。（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）諠，作忘記解，說這樣的君子，是終身不能忘記的吧！『瞻彼淇澳』到『終不可諠兮』都是詩經裏的句子。以下作大學的人，申明之道：『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』說君子的脩治道德，如剖玉石一般。『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』說君子的實踐道德如磨光玉，磨平石一般。恂慄，因恐懼而發抖。『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於嚴密機警的儀容中，還寓着恐懼戰抖的意思，時時防道德之不足。『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』說君子道德脩治已成，他威嚴的儀容，必能使人起敬。『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』說君子道德已極盛大，進到了最善的地步，這樣，人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吧！

詩云：『於戲前王不忘。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

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，同嗚呼。樂，音洛。

「於戲前王不忘」是詩人嘆美前世聖王的德澤，流傳深遠，使人不忘的意思。此處「君子」朱子說是「後賢後王」。說前王有如此盛美的道德，後賢後王都效法他，也如他的敬重賢人，親愛親人，後世的人民——小人——卻只受他們的歡樂，享他們的利益。所以前王雖然歿世，回憶起來，人終不能忘記他的。所以說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」

上面四節，朱子以為是傳之三章，釋「止於至善。」

（問）親民與止於至善，有何關係？

（研究）一個社會，人和人都不能沒有關係。論語記孔子的話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就是這裏「賢其賢，親其親」同止於至善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」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

聽訟，聽訴訟者的言語，就是現在的審判官。孔子自己說：審訊訟事，照法律判斷，我和人也是一樣的。（聽訟，吾猶人也。）但「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」儒以禮教感化人心，必使人自己向善，不致涉訟方算完善啊！上兩句，是論語記孔子的話。作大學的人，又加以說明道：「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」說人都感化成善，社會中即使偶然有人涉訟，也不敢把不實不盡的言辭來瀆陳了。因為社會中多數的人，都知道惡人的話，是沒有實在的，雖涉訟，也不會勝利的。民，指多數的人。這多數人意志

之所向，是最可怕的。『大畏民志』就是說最可怕的是社會的制裁。這個，就叫知道本原的治法。（此謂知本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傳之四章，釋『本末』。

### 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『此謂知本』，程子以為是多餘的話，應該刪去。『此謂知之至也』，以上，朱子以為『別有闕文，此特其結語耳』。

此兩句，朱子以為是傳之五章。他說：『蓋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』朱子又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道：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，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；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；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』

上述一段，為朱子所補大學之闕文。後儒皆議以為這是不必補的。明言『大學始教』，怎能使十五六歲的學生，『即凡天下之物』，『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』呢？今姑附錄於此，以便讀者之研究。

### 第二章 誠意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

慎其獨也。  
惡惡，上一字音汗，下一字音善惡之惡。好好，上一字讀去聲，下一字讀上聲。謙，通慊，音怯。

這段釋誠意的道理。『毋自欺也』，說做人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『惡臭』極惡的臭氣，是人人所厭惡的。『好色』極

好的美色，是人人所愛的。「自謙，自己知道的意思。（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）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說誠意要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用工夫。知道極惡的臭氣，會厭惡牠。極好的美色，會愛好牠。這都是自己本心裏發出來的。做人只要誠實實，即使是獨個人的時候，也要極其謹慎。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；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「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」小人，就是壞人。閒居，閑空沒事的時候。說壞人在閒著的時候，甚麼壞事都會做出來。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」厭然，遮遮掩掩的樣子。「揜」與「掩」通。說這種小人，雖爲不善，但一見君子，他就覺得自己的行爲不好，露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態度來，把不善的地方遮掩，好的地方顯露。可是這種樣子，在別人看來，好像看見他的肺肝一般，早已明白他是個壞人了。這樣遮掩着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所以說：「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」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這是總結上文的話，說一個人只要有誠意，自然會流露於外的，所以君子當獨自一人的時候，能夠謹守道德才行。

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

這是引曾子的話，申明上述「如見其肺肝然」的意義。十目十手，極言看着他，指着他的人之多；說他是小人，不是君

子。這是多麼的嚴厲呢！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胖，音盤。

這段說誠意而為君子，如同有錢的人，裝修住屋一般。有道德的人，處處留意實踐，自然心裏舒服，身體肥胖了。所以說：「君子必誠其意。」

上面四段，朱子以為是傳之六章，釋「誠意。」

（問）何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？

（自省）我做過不善的事嗎？如果做過，讀了這一大段的話，自己覺得自己的態度應該怎樣？

## 第四章 修身

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脩身，在正其心。懣，音致。樂，音洛。

忿懣，恨恨發怒的意思。恐懼，就是恐慌害怕。好樂，就是愛好歡樂。憂患，就是憂慮禍患。「不得其正，」就是不能有正當的態度。是說一個人一遇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，必致失掉平常的正當態度。所謂修身，就是要把這等事情完全去掉，專心在正當的意義上用功。譬喻心不專注，另想別事，就是閉着眼睛看東西，側着耳朵聽聲音，口裏吃着好的味兒，也如不看



見，不聽到，不吃東西一樣了。所以說：『此謂脩身，在正其心。』

上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七章，釋『正心脩身。』

（問）何謂不得其正？

（自省）我的心已正了否？

## 第五章 齊家

所謂齊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』此謂身不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辟，同僻。知其惡，子之惡之惡，爲善惡之惡。惡而知……之惡，音汗。

辟，偏僻的意思。說一個人總免不了偏僻的性情。但是一有偏僻的性情，就不能脩身了。不能脩身，就不能齊家。所以說『所謂齊其家，在脩其身。』『親愛』就是自己所親愛的人。『賤惡』看不起人家和厭惡人家。『畏敬』自己所害怕和所敬重的人。『哀矜』可憐人家和恩恤人家。『敖惰』驕傲和懶惰。『人之其所』四字，是說人到了這個地步。人有這五種中偏僻的性情之一，就不能分別別人的善惡，所以說：『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』鮮作少字解。說我所愛好的人，而知其有惡處，我所厭惡的人，而知其有美德，這種人，是天下少有的了。諺，就是俗語。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

知其苗之碩，」說人對於自己的兒子，總是溺愛的。因為溺愛過分，遂不知兒子的惡處了。三於自己所種的苗呢，雖然已極粗茁，總還以為不好。這兩句是古老話，引來作為譬喻的。「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，」也是這個道理。

（問）何以人莫知其子之惡？

（自省）我有這五種僻性中的那幾種？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傳之八章，釋「脩身齊家。」

## 第十六章 治國

所謂治國，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弟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『如保赤子。』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弟，作悌。中，去聲。

「所謂治國，必先齊其家者，」是說治國，當先從齊家做起。若自己家裏的人，尚不能教導，那裏還能教導別人呢？所以說：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無之。」那末家應該怎樣齊法呢？他說：人能孝親，就可以事君；因為君與父，是最尊嚴的。所以說：「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」能敬兄，就可以事長上；能慈愛下輩，就可以使役衆人。所以說：「弟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」君子在家裏的行爲如此，即使不出家外，一國的人，也都能受君子的感化了。所以說：「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。」

於國。『如保赤子』是向書康誥篇中的句子。說對一切人——家人、國人，都要保護他如新生產的嬰兒一樣。這個道理，只要自己心裏誠誠實實的去求，雖然未必能夠事事中節，但相差也不遠了。所以說：『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』『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』這是說治國，只要對人如保赤子一樣的去求，就是如同女子不必先學養兒子的方法而後去嫁人一般。這都是說明只要齊家得法，國自然也能治的意思。

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，在齊其家。帥，同率。

這段又伸說治國，必先齊其家的意思。他說：倘若一家能夠互相仁愛，則一國裏的人，仁愛之心，也都引起來了。倘一家能夠禮讓，則一國的人，禮讓之心，也都引起來了。如若爲首的人貪心狠戾，那末一國的人，也便因而作亂了。天下一切事情的動機，都是這樣的。（其機如此。）再以歷史證之：堯舜領導天下以仁愛，百姓也跟着他爲仁愛之事，桀紂領導天下以暴虐，百姓也跟着他做暴虐的事。上行下效，是一定的道理。若自己所行的是暴事，而要想使百姓做仁愛的事，百姓是必不肯聽從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』『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。』是說君子必定先使自己善，

而後方可求之于人。斷沒有自己不善而可以求人的。所以說：『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。』照上面的說法，自己沒有推己及人的恕道，而要想人家聽從你的話，是一定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『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』又總結的說：『故治國，在齊其家。』

詩云：『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』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宜兄宜弟。』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』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，在齊其家。

『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』夭夭，桃花鮮紅的顏色。蓁蓁，桃葉茂盛的樣子。女子出嫁，叫于歸。之子，就是說『這個女子』。說女子嫁人，要與一家的人和睦。一家的人能和睦，才能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。『宜兄宜弟』說一個人與兄弟必須和睦。兄弟和睦，自然得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。『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』忒，差錯的意思。說要自己沒有差錯，然後四方的國家，方能匡正而治理之。作大學的人，三引詩經的句子，又重伸意義說：正因爲一家裏做父的，做子的，做兄的，做弟的，都互相效法，而後百姓自然也效法了。（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）他說到這裏，總結上文的話說道：『此謂治國，在齊其家。』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九章，釋『齊家治國。』

## 第七章 平天下

所謂平天下，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絜，音亦。

「老老」上一個老字，作孝養解。下一個老字，作老人解。「長長」上一個長字，作敬重解。下一個長字，作長輩解。說在上位的人，能夠孝養老人，則百姓自然會看樣的，大家都孝養他的父母了。在上位的人能夠敬重長輩，則百姓自然會看樣的，大家都敬重他的兄長了。在上位的人能夠體恤孤弱，則百姓也自然會看樣的，不遺棄了。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」倍，就是遺棄的意思。絜，作度字解，矩，作方的器具。說上面的三種事，如果在上位的人，能夠推度自己的心，去施行於百姓，好像用矩去製方物一般。這就是君子之道。所以說：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」

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；此之謂絜矩之道。絜，音汗。

這一節說明「絜矩之道」。說我不喜歡上面的人，對我無禮，所以我當以此推度下面的人，我不好以無禮待他。我不要下面的人，對我不忠，那末我當以此推度在我上面的人，我不好以不忠待他。至於與我相交的前後左右的人，也都一

樣，都不可將我所惡的，去待他們。這就叫做絜矩之道。

詩云：『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樂，音洛。好，去聲。惡，音汗。

又引詩經裏的話來說明「絜矩之道」。『樂只君子』說歡樂的君子，做『民之父母』。『民之父母』呢？是民所喜歡的，我從而喜歡之。民所厭惡的，我從而厭惡之。在上面的人，能夠與民同好惡，共甘苦，就無愧為民的父母了。

詩云：『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』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！辟，同僻。僂，同戰。

這段引詩經以說明，在上位者應有的態度。『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』節，高大的樣子。師尹，周太師尹氏，赫赫，威嚴的樣子。爾瞻，大家瞻仰之意。說仰望那高大的南山，聳起了一層層的巖石，威嚴赫赫的師尹，正是百姓所瞻仰的。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。』說在上位有國家的人，不可不謹慎做事。一有偏僻，就要為天下人所羞辱了。

詩云：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於殷，峻命不易。』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。喪，去聲。易，去聲。

這段引詩經以說明在上位的不可無道。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」者，說殷紂在未失敗以前，能夠配享於上帝，爲天下之主。「儀監於殷，峻命不易」儀，作宜字解。監，作觀察解。說後來王天下者，當觀察殷紂喪亡的緣故。要知道得天的大（峻）命，是不容易的。「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」者，這是說明詩意中的話。如詩所云，我們就可知道殷紂以前的王有道，得衆人之心，所以能得國。殷紂無道，失了衆人之心，所以失國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。財者，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照上面所說，可知君子要謹守自己的道德。有道德去感人，人自然都來歸附了。人來歸附，境土自然日廣，境土日廣，生殖萬物，財用就不患不足，財用足，就可供國家之用了。「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」說由此可知人君當以德爲本，以財爲末，本既建立，末自然會繁盛的。「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」外，作疏遠解。內，作親近解。施奪，施行爭奪之事。說人君如果以德爲輕，而疏遠之，以財爲重，而親近之，則百姓必然看樣，起而爭奪。「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」說人君把百姓的財，聚集在自己的庫內，則百姓飢餓，勢必散而之四方。倘把庫內的財，散與百姓，則百姓必聚集攏來，爲國出力。「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」悖，作逆字解。說人君關於政教之言，有悖逆于民心者，則百姓亦必以悖逆之言，對付君上。「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」說人君以悖逆之道，搜刮百姓的財貨，納入自己的庫內；百姓亦必用悖逆之道，對付君上，把庫內的財貨奪了去。這都是說不知「繫矩之道」的緣故，做人君的不可不深思之。

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，』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：『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』舅犯曰：『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』

尚書康誥篇說：『惟命不于常』說人君受天之命，不是平常的事，君主能行善道，就能得天命，行不善道，就要失去天命。楚書，楚國的古書。牠說楚國沒有甚麼可寶貴，行善最爲寶貴。舅犯，晉文公的母舅。晉文公因晉國內亂，出亡在外十九年。舅犯也跟着晉文公出亡，那時他說：『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』意思是說：出亡的人，沒有甚麼寶愛的東西，只有一點仁心，大家互相親愛，才可寶貴。

秦誓曰：『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，而違之，俾不通。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！』媚，音冒。惡，音汗。

秦誓，尚書中的篇名。秦穆公伐鄭，到了潁的地方，爲晉國所敗，穆公歸後，乃作此誓以告羣臣。『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』說羣臣中倘若有一個人，能斷斷然很誠實的。雖然沒有其他特異之技，但是他的心中，卻休休然有寬容的樣子。這樣的人，便當任用他。『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』不啻，就



是不但說見人有技能，即欲親近之，好像是自己之所有。見人是個才彥賢聖，心中愛慕，無異於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。『寡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』寡和實同，說如果有這樣的賢人，實在能夠包容他，那末便能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了，這樣是有利益呵！『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，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』媚疾，就是妬忌，說人有技能，妬忌之而惡恨之。人爲才彥賢聖，違其心願壓抑之，使不能上達。『寡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！』說人有技能者，妬忌他。人爲才彥賢聖，抑之使不能上達。這樣，不能容人，就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了。人家也一定要批評道：這是很危殆的呀！

唯仁人，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，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

迸，音屏。惡，音汙。

這一節是承上文的話，所以解釋秦誓的。說有這樣媚疾技能，壓抑彥聖的人，獨有仁人，才能把他放流出去，使迸在夷狄的地方，不與中國同教化。就是惟有仁人，能愛人也能惡人的意思。

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

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

惡，音汙。菑，同災。夫，音扶。

見了賢人而不能舉他出來，即使舉了他出來，而又不能先用他。這樣，只好說是命運了。見不善的人而不能罷退他，罷退了，仍不能疏遠他。這樣，就是自己的過錯了。『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』說人人所厭惡

的人，我偏愛好他，人人所愛好的人，我偏厭惡他；這叫做違反（拂）衆人的性情，災害必然要弄到自己身上來的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：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

這樣，君子治國平天下，必有一個重要的原則，（大道）他的重要原則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做來必定要忠實，對人必定要有信用；若對人驕傲，只知顧自己的舒泰，那就不行了。生財也有重要原則，要使生產的人多，坐食的人少；又做生產事業能疾速，財貨自能流通舒暢，不憂窘乏。這樣，財用便得常常充足了。

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，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。

「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」說仁者散財，百姓都來歸附，其身必然安樂。這叫以財用身。不仁者搜括民財，必致身遭禍殃。這叫身爲財用。在上者，以仁心待臣民；在下的臣民，也必能以忠義事君上。到臣民都能以忠義事君上，那末無論甚麼事體都不會不成功了。府庫裏的財貨，也都是他的財貨了。這是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，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」一段的意思。

孟獻子曰：「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，不畜

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孟獻子，姓仲孫，名蔑，魯國的大夫。「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。」「畜馬乘」士初試爲大夫，得養馬並備車子。說初試爲大夫的人，不再細察雞與豚的小利。「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」古時卿大夫之家，喪祭用冰。伐，作擊字解。「伐冰之家」就是指卿大夫之家，不以畜牛羊爲財利了。「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。」「聚斂之臣」就是善刮地皮的官吏。「百乘之家」指卿大夫有封邑的，不養善刮地皮的官吏了。「盜臣」如強盜一般的臣子。俗語說：「寧可全擔挑，勿可逐日消。」盜臣如全擔挑了去，損失尙可計算。「聚斂之臣」則逐日搜刮百姓的脂膏，使百姓不知不覺間，日就凍餓而入於死地，其害比盜臣還大，所以說：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」作大學之人，引了孟獻子的話，以後又加以解釋，說這樣治理國家，是不以財貨爲利，而以「義」爲利了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；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這節總釋治國平天下之事。「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」說國家的君長，祇知搜刮百姓的財物以爲己用，這必然是小人的做法了。「彼爲善之，」彼，指君長。爲善之，說欲爲仁義之善政。倘不能爲善，而使小人爲政，則災患禍害，必一齊來，雖有善人，也沒有法子挽救的。所以說：「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」照上面種種道

理講起來，爲國自不當以利爲利，而要以義爲利啊！就是說「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」

（問）何謂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？

（研究）朱子說：「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，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。」

上面共十四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十章，釋「治國平天下。」朱子又說：「凡傳十章，前四章，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，細論條目工夫。其第五章，乃明善之要。第六章，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」

分類詳解 中庸讀本目次

第一章	總論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遵道而行……………	三
第三章	道不遠人……………	九
第四章	因材施教……………	一五
第五章	修道以仁……………	一九
第六章	至誠之道……………	二八
第七章	聖人之道……………	三四
第八章	配天之道……………	三八

# 中庸讀本

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目錄云：「名曰『中庸』者，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也。」朱子中庸章句引子程子曰：「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，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。」按中庸二字的解釋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。本書亦言「致中和」，又言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是即說「中和之爲用也」之意。「爲用」即是「致」。本書之名，不曰「中和」而曰「中庸」者，因「中」無過甚，無不及，做人適得其中，則「和」自致。所以祇說「中庸」而「和」自在其中。本書又言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是「和」即出於「中」。是「中」爲因，「和」爲果，舉「中」則「和」自見。人能用此，即爲聖人，所以說「中和之爲用也。」

## 第一章 總論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天命，是說由天所命；性指人的本性。人的本性，由於天之所命。其所謂天，即是自然界。因此這性不是誰造作的，乃自然而然地產生的，所以又稱爲「天性」。這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的解釋。不過這裏所說，是人的性，不是禽獸的性；人能統率這個性，就合於「人道」。所以說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又人能修這個道以教訓別人，這就叫做「教」。所以說：「脩道之謂教。」這三句，是一書的總綱。就是程子所說：「始言一理」的意思。

須臾就是「一刻」。既然是人，則對於這做人的道理，是一刻不可離開的。倘若可離開，那就不是人道了。所以說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非道也。」

戒慎就是警戒謹慎之意。恐懼就是擔心之意。是說君子對於做人的道理，雖不目睹，也要警戒着，謹慎着。雖不耳聞，也要恐懼着，擔心着。這就是不可須臾離之意。所以說：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」

暗得看不見的地方叫隱，細得看不見的事物叫微。是說君子對於人道，即使暗得看不見的地方，也要發現牠，細得看不見的事物，也要表顯牠，使得全個人格表露出來。但這卻要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去慎察的。獨自一個人尚能慎察，在衆目共睹的地方，自然格外能夠合乎禮了。所以說：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」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中，去聲。

人人都有喜怒哀樂，但人人不免喜怒哀樂之過甚，或不及。祇有未發的時候，才能無過甚與不及的弊病，這就叫做「中」。等到發了出來，也能無過甚，無不及，這就叫做「中節」。也就是「和」之一字。所以「中」是天下事事物物最

大的本源。人而能『和』，則他所行的道，天下都可通行了，所以說：『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』人能夠做到這個地步，就能合於天地的運行。天地運行而能『中節』，而能『和』，就是萬物所以化生所以長養的道理，也就是由宇宙觀以決定人生觀的來由。他所說的『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』就是這意思。

（問）何謂致中和？

（研究）中國歷史的進化，當以孔子爲一大關鍵。孟子以孔子爲集大成，其實一切理論，也可以說到孔子而一大革命。孔子以前，所稱的『天命』，離不了神權政治的色彩，以爲天子是受命於天的。孔子卻不然，他說：『五十而知天命』，他所說的『天命』，是自然的原因結果，與進化論、唯物觀有些相近。這是思想觀念的一大進化。又如孔子以前所稱的君子，是指在上位，擅富貴的人。孔子則以稱有道德的人，和道德的小人相對待。（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說。）這又是思想觀念的一大進化。孟子所說的『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』，我想，這句話祇有孔子足以當之。所謂『守先王之道』，『集大成也』，『待後之學者』，『贊頌孔子對於倫理理論，有大啟發也』。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係第一章，其下十章，則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云。

## 第一章 遵道而行

仲尼曰：『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



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王肅本作：『小人之反中庸也。』注疏本無反字。程子以有反字爲然。觀上文，此反字自不可少。注疏本或有失漏。中，去聲。

君子能用中和之道，所以說：『君子中庸。』小人不能用中和之道，事事和君子的行爲相反，所以說：『小人反中庸。』時中，就是喜怒哀樂時中節的意思，所以說：『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。』小人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『無忌憚』就是無所禁忌，人而到了無所禁忌的地步，還有什麼壞事不可做呢？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章。

子曰：『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！』

鮮，息演切。

這段也有作『仲尼曰』的，中庸本是一個形容詞，用之既久，就成一個名詞了。上節和這節都是這般用法。孔子的意思，以爲一個人的行爲，如能做到中庸二字，他的人格已是最高的了！可惜一般人很少做得到呀！這是孔子慨歎之詞。鮮，作少解。

上面兩句，朱子以爲是第三章。

子曰：『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』

鮮，息演切。

道是做人的路途。做人以中庸爲目標，所以這裏所說的『道』，也就是中庸之道了。孔子說：『中庸之道不能通行的緣故，我曉得了。聰明的人，以爲太平常，不肯走，一定要走中庸以上的路途。呆笨的人，智力有所不及，又走不上中庸的路

途。(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)而且中庸之道，不但無人能行，並且無人能夠了解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賢德的人，以為中庸的道理太平常，不足以闡明萬事萬物，那不肖的人，又不能曉得其中的重要。(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)所以孔子深長慨歎。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意思是說：中庸之道，如人的飲食一般，雖然沒一個人不飲食，但能真正知味的卻很少呢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第四章。

子曰：『道其不行矣夫！』扶，音

孔子歎息道：『中庸之道，怕不能行了罷！』

上面一句，朱子以為是第五章。

(問) 何謂道？

(研究) 上面四段，都是說中庸之道。下面各段，對於中庸之道，又反覆說明之。

子曰：『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為舜乎！』與，作智。與，作歟。

「舜其大知也與」是孔子歎美舜的話，意思是說：「舜是個大智慧的人罷！」「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」以下，都是說明舜所以為大智的原因。「好問」是每件事體喜歡去請教人。「察邇言」是體察相親近的人的說話。凡人家不好的

行爲，代他隱蔽。人家好的行爲，代他宣揚。叫做「隱惡而揚善。」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」者，是說凡百事情，都有一正一反，一善一惡的兩面。平常的人看見正面是善，不知牠反面却是惡。看得正面是惡，不知反面或有善。舜卻能「執其兩端，折衷於兩者之間，所以能施之於政事了。」（用其中於民。）孔子說到這裏，又重言以歎美之道：「其斯以爲舜乎！」這就是舜之所以爲舜了啊！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六章。

子曰：『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』辟，音古。獲，音畫。罟，音古。獲，音畫。期，音基。

罟，是捕魚鳥的網。獲，是捕獸的檻。陷阱，就是陷坑。總之都是捕捉禽獸的器具。孔子歎道：「個個人都說自己聰明，而被人驅入罟獲陷阱之中，而不曉得避免；又個個人都說自己聰明，而自己所選的中庸之道，竟守不到一個月之久。這樣，還能說自己是個聰明人嗎？」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七章。

子曰：『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』

回，就是顏淵。拳拳，忠實地奉行著。服膺，存在心中不忘記的意思。上段孔子歎一般人不能常守中庸之道，此段卻舉出有個弟子顏淵的人，做事都擇中庸之道而行，即使得了一句善言，一件善行，他就很忠實的奉行著，而常記在心裏，不肯

把牠忘掉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八章。

子曰：『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』

均，作治平解。白刃，就是白晃晃的刀。蹈，是把刀向身上刺進去。孔子極言中庸之難，說：『天下國家，有方法可以治平。高爵厚祿也不難立刻辭掉。白晃晃的刀子也可以大著膽去蹈，只有那中庸的道理，是不可勉強的，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第九章。

子路問強。子曰：『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』與，作歟。

子路，就是仲由。他好勇，所以問孔子怎麼叫做強？孔子道：『你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？北方人的強呢？還是你（而同你）自己的強呢？』『寬柔以教』是說用寬洪大量柔和容忍的道理去教人，即使人家以無道待我，我也不懷報復之心。（不報無道）這叫『南方之強』。『衽金革』者，衽作帶著解。金革，就是刀鎗甲冑之類，是說著了甲冑，帶了刀鎗，和人

去作戰，即使死了也不以為厭，這是「北方之強」。南方之強，以理義為重，是君子所能做的，所以說：「君子居之。」北方之強，以武勇為重，所以說：「強者居之。」「強哉矯」是形容強者剛強正直的樣子。「和而不流」是說面和而心卻不與流俗相混，孔子稱贊這是君子的正直剛強。「中立而不倚」是說只守中庸之道，不倚靠別人，孔子也稱贊這是君子的正直剛強。「國有道，不變塞焉」塞，充實的意思，是說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守着充實的意志而不變易，國家無道的時候，守着自己的意志，至死不變。（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。）這兩者，孔子也以為這是君子的正直剛強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第十章。

子曰：「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素，作

「素隱行怪」是說深談隱僻的道理，知一般人所不必知；為怪異的行為，為一般人所不能為。像這些雖則能夠救世盜名，或為後世所稱述，但孔子說這些我是不做的。「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」是說一般自命為君子的人，總算事事遵着大道而行了。但他們只做到一半就廢棄不做。孔子說：這也是我所不做的。真正的君子，只是一心歸命的依着中庸之道做去，即使躲在山林裏面沒有人看見，沒有人曉得，也恪守自己做人的道理，一些不悔恨，這只有聰明睿知的人才做得到。（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，唯聖者能之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第十一章。

（問）強有幾種？

（研究）朱子曰：『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。蓋此篇大旨，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，故於篇首，即以大舜、顏淵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。顏淵，仁也。子路，勇也。三者廢其一，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。』總之以上數章，都在反覆地說明中庸的德性。

## 第二二章 道不遠人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詩云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』，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與，音預。

朱子說：『費用之廣也。隱，體之微也。』是說君子之道，用處很廣大，而其體則極微妙，說其大體，即一般普通男女也都能與聞知道。（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。）至於精微深妙之處，雖聖知的人，也有所不知。（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）就事實上說，也是一般普通男女所能夠做的，如要做到精微深妙，則雖聖知的人也有所不能哩！（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）『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』是說天地這般的大，人還以不能盡知其理。

由爲恨。因爲天地間的事物，說牠是大，雖天下也不能藏載得下；說牠是小，雖聖知的人也不能分晰得明白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詩云：「鶩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」言其上下察也。》這是詩經中說鶩在天空中飛舞，魚在深淵裏跳躍，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若要問鶩何以能飛，魚何以能躍，那就是聖知的人也不能明白。不過一般人只俯仰觀察，知有這樣一回事，便不去再求別的了。《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》是說君子所說的道理，可從夫婦之間做起，推廣到極遠，就是天地之大，造化之妙，也無不包括在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二章。

（問）何謂造端乎夫婦？

（研究）此節理論，以夫婦爲比喻，最爲切實明白。如男女二人結爲夫婦，夫婦媾精而生孩子，這是無論何人能知能行的。然究竟何以能產生孩子的道理，則雖大哲上智，還是有所不明。君子之道，也是這樣，近自夫婦居室，遠至天地造化，都可包舉在內。

子曰：『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』詩云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什麼是道？上面不是說過「率性之謂道」嗎？所以道不是別的，即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故曰：『道不遠人。』若人以道爲高遠深奧，那便與道相離日遠了。所以說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」詩經裏有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」的兩句詩，柯就是斧柄。則，作法則解。睨，斜眼觀看的樣子。伐柯，是砍木頭作斧柄。說人執着斧柄，去砍木頭，這木頭，也是拿來做斧

柄的，我們如果要曉得所欲的木頭的長短粗細，只要看他手裏執着的斧柄怎樣就好了。這就是要在近處着想的意思，現在砍木頭的人，不看手裏的斧柄，卻斜著眼睛去看別的，豈不錯誤了嗎？所以說：「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」

「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」的兩句話，是說君子只要根據人的本性去治人，使人改過從道，那就行了。不必他求的。

『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，』

做人的道理，如果能夠盡忠恕兩個字，和道也相差不遠了。忠是把自己的心，去推度別人的心。恕是自己所不願的事情，也不叫別人領受。違，作離開解。大意是說一個人能盡忠盡恕，離道就不遠了。這並不是難事，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

『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。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。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』

胡不慥慥爾！

行，去聲。慥，次奧切。

自子曰起，都是孔子的話，所以此節孔子自己稱丘。說「君子之道」有四個項目，我一個都做不到。（丘未能一焉。）求，作責成解，說責成我做人的道理，而我不能事父。責成我做人的道理，而我不能事君。責成我做弟的道理，而我不能事兄。責成我交朋友的道理，而我不能先施德惠於朋友。這是他老先生自謙的話。庸，作平常解。孔子又說：我只是實踐平常的德行，謹守平常的言論。（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。）對於做人的道理，自己覺得欠缺的，不敢不自勉地去做。（有所



不足，不敢不勉。此以外卻不敢多求，所以說：「有餘不敢盡。」言願行，行願言。他說我只是所說的話，顧到所做的事；所做的事，顧到所說的話。慥慥是誠實的樣子，「君子胡不慥慥爾」是說要做君子，爲什麼不誠誠實實的照這樣去做呢！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三章。

（問）何謂道不遠人？

（研究）此節仲言中庸之道。孔子的意思，以爲道只須在日常生活去體味出來，就是一句平常的格言，一件平常的行爲，能夠老老實實地去做，就是了。若以道爲高遠而不去求他，那真與道日遠了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。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。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，同在字的意思。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是說君子做人，處在怎樣的地位，就怎樣的做。不做地位以外的事情，所謂「不願乎其外」也。如在富貴地位，就做富貴地位的人。在貧賤地位，就做貧賤地位的人。就是在夷狄，也就做夷狄的人。在患難地位，也就做患難的人。君子不論到什麼地位，都是悠然自得的，所以說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」。

在上位，不陵下。在下位，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

## 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此節是作中庸的人所加的話，所以末段引孔子的話以爲證。「在上位，不陵下。在下位，不援上。」是說在上等位子的，不欺陵下面的人。在下面的人，不攀援上面的人。一個人只要自己規規矩矩地做去，一概不求人，自然沒有什麼怨望了。而且因此，也不致上怨天，下尤人。（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）這是最正當的道理。「居易以俟命」是說居在平易的地位，安心做事，以待天命的到來，這樣即可稱爲「君子」。至於小人呢，卻要鑽營運動，妄冀富貴，即使偶而得到，也不是正經的道理。這種「行險以徼幸」的辦法，是他所反對的。他又引孔子的話以證明它，說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是說射箭的道理，有像君子的做人。射箭而射不著鵠，必因自己立得不正的緣故，這不能埋怨人家，只要回轉身來自己想想就是了。請作於字解。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四章。

（問）何謂素其位而行？

（研究）富者故意裝窮，或貪慾不知鑿足！貧者日夜憂愁，或諂媚以事富者，都是不能素位而行。有媿於「無入而不自得」的教訓了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詩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。」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。」

乎！

『辟，音作。樂，音洛。』

辟如和譬如相同。適，作接近解，和遠字相對。卑，作低下解，和高字相對。鼓瑟琴就是瑟和琴合奏，指和順的聲音。翕，和睦的意思。耽，歡樂的意思。妻孥，就是妻子。作中庸的人又說：『君子的行爲，如行遠路一般，必從近地起；如登高山一般，必從低地起。』做人也當從近處低處做起。詩經裏說：『妻子和好，有如瑟琴合奏一樣；兄弟又投合而且歡樂。這樣的室家一定很相宜，連妻子也很歡樂了。』孔子讀了這詩，便歎道：『果然能夠這樣，他的父母，一定也很樂意了哩！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『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，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』詩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！』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！』

齊，音齊。度，音鐸。射，音亦。夫，音扶。

人死後的魂靈叫鬼，神就是神明，所謂『聰明正直之爲神』。孔子說：鬼神的德性是極其盛大的，罷看也看不見他的形狀，聽也聽不着他的聲音，但他的生養萬物，却沒有一些的遺漏。（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）『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』齊，同齋字，就是齋戒，明，作潔淨解，是說鬼神能使天下之人，都齋戒沐浴，整齊衣冠以奉承祭祀；祭祀的時候，又像鬼神在他的頭上，在他的左右一般，無不存在着。（朱子說：『洋洋，流動充滿

之意。」格，作來字解。思，語助辭。矧，作況字解。射，作厭倦解。意思是說，鬼神的來享受祭祀，無形無聲，不可意度，又何况厭倦呢！（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）孔子引了詩經裏這三句詩，又加上說明道：「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！」鬼神的形狀，微妙而不可見；而他的靈驗，卻很顯著，所以能使人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這樣的恭敬誠實，全出於自然的表現，恭敬誠實的不可掩蔽，竟至於此呀！這是孔子贊歎之詞，所以教人時時刻刻從恭敬誠實方面做去，如不恭敬誠實，即使要掩蔽，也是掩蔽不住的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六章。

#### 第四章 因材而篤

子曰：『舜其大孝也與！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』與，作

孔子說：『像舜這樣真是大孝啊！論他的道德，已到了聖人的境地。論他的權位，已有天子之尊。論他的富，已有四海之大。死了之後，世世受宗廟的祭（饗）祀。他的子孫，又世世代代能保守着。由此可見有大德的聖人，必得尊位，必得大祿，必得高名，必得大壽。因爲天之產生人物，必因其材質而增加（篤）的。如同樹木一樣，既已栽植了，必加以培溉。如果材質不好，必致於傾斜覆滅爲止。』

『詩云：「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」故大德者，必受命。』樂，音洛。

孔子又引詩以說明有大德的聖人。嘉，作善字解。憲憲，興盛的樣子。令德，有道德的聲譽。意思是說：「善樂的君子，是有盛大的好聲名的。如果爲天子，必順應百姓，順應一切的人。他所享的祿，乃天所給與的，所以天必保佑他，命他爲天子，天又必綿延其福祚，以至於無窮。」這是詩經裏的話。孔子又加以斷語道：「所以有大德的人，必是受命於天的。」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「無憂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爲父，以武王爲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」大，作太。

孔子說：「做人沒有憂慮的，只有文王罷！他有王季這樣的父親，有武王這樣的兒子；父親創立了基業，又能有兒子去繼述。武王便是繼承（纘）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統緒的，他一用兵而滅紂，得了天下，自己又不失掉天下人所重視的好名聲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死了之後，世代受宗廟的饗祀，子孫又世代保守而勿失。」

『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

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，子爲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爲士，子爲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喪，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，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

一期，音基。

這裏所說，爲周公之事。末，年老的意思。追王，就是追溯上去把先代加了王號。因周文王生時尙稱西伯。太王王季的王號，是周公所追加的。上祀先公，是說太王以前的祖宗，都有祭祀也。古時最重祭禮，故下接以「斯禮也」等句。意謂：「武王晚年受天命，沒做到追王太王王季的事。到周公承文王武王的德澤，才將太王王季加上王號，並以天子之禮，祭祀以前的祖宗。這個禮，從諸侯大夫，直及於士與百姓。照禮所規定，如父爲大夫，子爲士的，則葬時須用大夫的禮，祭時須用士的禮。如父爲士，子爲大夫，則葬時須用士的禮，祭時可用大夫的禮。至於期年之喪，只到大夫爲止，天子諸侯，可以不服。惟三年之喪，自百姓以至於天子，都是一律的，因爲三年是父母之喪，不能有貴賤的分別的。」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「武王周公，其達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脩其祖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。」

夫，音扶。

達，作通字解。孔子說：武王周公，是通達孝道的人吧！知孝道的人，一定是善於繼承前人的志向，善於傳述前人的事業的。（武王周公，其達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）祖廟，祖宗神位所在的廟，每年春秋必須加以脩理。

宗器，爲先世重要的祭器。裳衣，是祖先穿過的衣服。時食，就是四時所出之物。薦，作祭祀解。這是說武王周公，善繼志善述事，所以「春秋，脩其宗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」，以示不忘先人的意思。

「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，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，所以逮賤也。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」

宗廟裏的神位，左邊稱昭，右邊稱穆，爲辨別尊卑的禮，所以說：「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」「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。」是說官爵的大小，也有一定的禮，所以辨別貴賤的事，是守宗廟者的職事，分別才能，使各司一職，所以說：「序事，所以辨賢也。」旅，作衆人解。酬，是領導飲酒的意思。逮，作及字解。下爲上，是說子弟各舉酒以奉其尊長，先尊貴而後及於卑賤，所以說：「旅酬下爲上，所以逮賤也。」「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」燕，同飲宴的宴。毛，就是髮。說祭祀既畢，以毛髮的白黑分別長幼，使知年齒的高低。這一節所說，都是宗廟裏祭祀的禮節。

「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」

「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」，是說坐這位子，就行這禮，奏這樂。敬重尊長，愛護親人。（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。）又奉事已死的尊親，如在生時一樣。奉事已亡的尊長，如生存時一樣。人能做到這樣，可稱孝到極頂了。

「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

# 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！

郊，是祭天。社，是祭地。祭天地，就是奉事天上的神明（上帝）。所以說：「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」宗廟裏所供的是祖先，所以說：「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」禘，是天子在宗廟中最重要的大祭。嘗，是每年秋天所行的常祭，如同今人的做七月半。他以為只要人人敬奉鬼神，自不敢為非作惡。只要明白這種種祭祀的禮節和意義，就是治國家，也如同看掌上羅紋一樣容易了。所以說：「明乎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！」諸，作於字解。

上面四段，朱子以為是第十九章。

（問）何謂善繼善述。

（研究）古代以神權統治國家，所以最重祭祀。祭祀時人人都恭敬誠虔，如有鬼神在上監察一般，為非作惡的念頭，自然沒有了。這是聖人神道設教的本意。

## 第五章 修道以仁
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」

夫，音扶。

哀公是魯國的君，問孔子以政治之學。孔子回對道：「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。」方，就是版。策，就是簡。古時用木版竹簡記載政事，如現在的政治典籍。是說周文王武王所施行的政事，都載在典籍上面。文王武王存在的時候，一切政事都能舉



行。等文王武王死了，他的政事也就息滅了。（其人存則其政舉，其人亡則其政息。）蒲盧是一種容易生長的草木。敏，是快捷的意思。施行政事，如同地的生長草木。只要人去做，無不可即速成功的。如同種植蒲盧一般，所以說：「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」

「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；親親爲大。義者，宜也；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」殺，去聲。

上說施政，譬如種樹。此說爲政，在於得人。應該取怎樣的人，先要看人的本身，看他的本身，能不能照道德的標準做去，以合於脩身的原則。至於脩身的要道，在於捉住一個仁字。所以說：「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」怎麼叫做仁呢？仁就是做人的道理。知道做人的道理，才能親愛自己的親人，這是「仁者，人也；親親爲大」的意思。義是常做的事，宜做的事，最重大的，便是尊敬賢人。這就是「義者，宜也；尊賢爲大」的意思。殺，作減退解。先由最親的人，以推之於次親的人，再由次親的人，以推之於疏遠的人。一步一步的遞減下去，叫做「親親之殺」。賢者也有等級。最賢者，最宜尊敬。再依次推開去，叫做「尊賢之等」。『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』是禮所由產生的。

「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」

這三句，鄭玄注應屬於下，此處誤入，詳於下。

「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；思脩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

人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照上面說來，所以君子「不可以不脩身。」要想脩身，須從孝事父母做起，故「不可以不事親。」既想以孝事親，必須取正經的朋友，故「不可以不知人。」想知人，又須先知自然之理，事事取法於自然，故「不可以不知天。」上面說過天命之謂性的天，就是自然界。

「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，仁，勇，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知，作智。

達道，就是到處可以通行的道理。這道理，無非是君對臣，臣對君，父對子，子對父，夫對婦，婦對夫，以及兄弟、朋友的關係，兄弟和朋友，立於同等的地位，所以說：「朋友之交也。」對付這種種的關係，一，要有智慧；二，要存仁愛之心；三，要做事勇敢；智慧、仁愛、勇敢，是到處可以通行的最重要的德性。這三種名目雖然不同，但在實踐方面說，還是一個原則。（其所以行之者一也。）

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

上面的道理，在上智的人，不要教訓，自然能夠知曉。次一等的，須受過教訓，纔能知曉。再次一等的，一時學不會，必須經過許多時期，纔得知曉。所以就資質說，人可分爲三等。三等的人雖有高下之別，但到既明曉之後，三等的人還是一樣的。這是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之一也。」一段的意思。至於就實踐說，有的人安然的做去，有的人以爲有利的做去，有的人必須勉強才能做去。這三等人的做法雖各不同，但到最後的成績，還是一樣的。這是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一段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『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』  
近乎知的知，作智。

此節「子曰」二字，朱子以爲是多餘的。其實按孔子家語，「成功一也」之下，還有哀公的說話，所以其下又用「子曰」。今哀公的說話已爲人刪去，而「子曰」就成了衍文。孔子說：不論那一個人，只要勤心求學，種種道理，自然能夠明白。所以說：『好學近乎知。』不論那一個人對於種種道理，能夠盡力行去，自然能成一個仁人。所以說：『力行近乎仁。』一個人做錯了事，自知羞恥，立刻改過，就是勇敢。所以說：『知恥近乎勇。』

『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脩身；知所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』

一個人能好學，力行，知恥，就知脩身的道理了，因爲脩身也無非是智、仁、勇三項的達德。『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』意思是說：天下國家，不過是人的集體。能脩身的人，必定能夠治人，能治少數人，必能治多

數人，以自己推到人家，又以少數人推到多數人，事情雖有萬殊，原理只是一個。

「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脩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羣臣也，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」

爲治理的意思。上面說治天下國家，和治少數人沒有甚麼兩樣，這段說治天下國家——治人——有九項重要的條目。經，作常道解，就是九個原則。一脩身。二尊敬賢人。三愛護親人。四敬重大臣。五體恤羣臣。六撫養百姓，百姓都當自己兒子樣的待他，所以說：「子庶民也。」怎麼叫做「來百工也」呢？因爲一地方的工人，技藝有限，製造不出好的東西來，要製造好的東西，必使各地方的工人，集在一處。「柔遠人」是說對待遠方的人，必須用柔婉之道。「懷諸侯」是使天下諸侯，慕國，皆懷念威德，而來朝貢天子。

「脩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則不眩，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，子庶民則百姓勸，來百工則財用足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」

「脩身則道立」是說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則做人的道理，自然堅定不爲搖動了。又說：尊敬賢者有人輔佐，臨事自然不會惑亂了。敬重大臣，量才任用，辦事自有條理，不會昏眩而不知適從了。體恤羣臣，則才能之士，皆思感恩圖報，而知

所以尊君了。以待子之心待百姓，則百姓必互相勸勉，以事其上。招徠遠地的工人，使之製器造物，則財用自然恆足，不致匱乏了。懷柔遠人，則四方之人，自然都來歸附了。威懷諸侯，則天下各國，都畏服而來朝於天子了。這都是說九經的功效。

「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

齊，作齋。惡，音汙。既，通儼。稟，通廩。

上面說行九經的功效，這裏說施行九經的方法。齋戒以後，穿了潔淨的大衣，一切事情都照禮法做去，這就是脩身的方法。（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）專說人家壞話的讒人，要去掉他。常時以笑臉媚人的人，（色）也要遠離他。賤貨，就是財貨。德，就是道德。輕財貨，重道德，就是獎勵賢人的道理。（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）自己的親人，應尊崇他的地位，多給以俸祿，他有好處，應該贊賞。他有壞處，應該責罰。這是親愛親人的方法。（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

所以勸親親也。〕「官盛任使」是說官位高大，屬員盛多的，當信任他，聽其使用，是勸勉大臣的道理。〕「忠信重祿」是說勸勵士人以忠信之行，又重給以祿俸，是勸勵士人的道理。對於百姓，服公役當在農事空閒的時候，而錢糧當盡量減輕徵收，這是勸勉百姓的道理。（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）飲食倉廩裏的米穀，叫既稟。是說對於百工，宜每日省視，每月試驗，要給他以饑饉，才可責成他以守職。這是勸百工的道理。（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）遠方的人，去者送他，來者迎他。有善行的嘉獎他，才能薄弱的矜恤他。這是懷柔遠人的道理。（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）諸侯之國，有被人滅亡的，當設法救扶，已絕的使得繼續，已廢的使得振興。他們國內若有亂事，當爲之治平。若有危難，當爲之扶持。又使之依一定的時期以朝天子，以聘各國。至於諸侯送來的禮物，雖則很薄，也不要苛責他，而我們自己送他的必須豐厚，那末，諸侯自然懷德畏威了。這就是「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」這一段的意思。以上所說爲治天下國家的九項重要條目。條目雖有九項，至於行使的道理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說：「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

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，則不跲。事前定，則不  
疾。道前定，則不窮。」  
跲，音  
類。

豫，就是豫備。凡百事體，都要先有豫備，然後才能做得成功。如果沒有豫備，必致廢滅而無所成。（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）跲，作阻礙解。困，就是困難。是說要發言的時候，能豫先想定，然後出口，則不致於生出阻礙來。做事也是如此，事先豫定，方不會感到困難，這是「言前定，則不跲，事前定，則不困」的意思。疾，作疾病解。是說將要行動，豫先想定，才不會生出

毛病來（行前定，則不疚。）道能豫先定妥，則不會行不通。（道前定，則不窮。）

『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』

這一節與大學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」一段，一樣的说法，一個人第一在於明白善惡，現在且從遠處說起，一層層地推勘進去。在下位的人，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，必不能治百姓的。要獲得上面的信任，卻有一定的道理，必須對朋友先有信用；對朋友沒有信用，必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的。要對朋友有信用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須先孝順自己的雙親；如果雙親尚不能孝順，就不能使朋友相信了。孝順雙親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必先反省自己做人是不是誠實。要誠實，又必心中明白善惡。不明白善惡，即是不能誠實。

『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』中，去聲。

天道運行，晝夜四時，無一間斷，最爲誠實，所以說：『誠者，天之道也。』人生活在自然界中，不能違背自然的法則，天誠實，人也應該誠實而學他的樣子，所以說：『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』聖人稟賦特異，一切性行，都合於天道，故不必勉強，自能中節。不必思索，自能獲得。從從容容地做去，自然會合着道理。（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）至於別的

人呢，卻須勉強的下工夫，揀定好的行爲，堅執著做去。這就所謂「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」的意思。

『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』

做人的道理，雖根本在於誠實，但事情千頭萬緒，總非經過一番學問不可，這一節就說爲學的方法。世上事物極多，必從各方面去研究起。（博學之。）研究有不懂的地方，仔仔細細地去請教人家。（審問之。）審，就是仔細審察的意思。既經研究，問過人家，還須自己用一番思想。（慎思之。）慎，就是謹慎，非粗心的意思。既細思想過，到底還應明明白白地，辨出是非得失。（明辨之。）經過了上面四層手續，然後才切切實實地去行。（篤行之。）因爲知而不行，也是沒用的呀。措，丟在一邊，就是作罷的意思。是說除非不去學，既去學了，不到學會，決不肯把他丟在一邊作罷的。除非不去問人，既去問人，弗到完全明白，決不肯作罷的。除非弗想，既去想了，非到想出道理來，決不作罷的。除非不去辨別，既去辨別，非到是非得失明白的時候，決不作罷的。除非不去做，既去做了，非到切切實實的做出成績來，決不作罷的。譬如一種學問，人家學了一遍就會了，我就學他一百遍。人家學十回就能了，我就學他一千回，一個人果然能夠用這個方法做去，即使是個呆笨的人，也聰明起來了，是個柔弱的人，也剛強起來了。



上面十四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章。

(問) 何謂雖愚必明？何謂雖柔必強？

(研究) 此章論爲政須學，而學的方法，只要能夠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人家聰明，我自呆做，人家取巧，我自守拙，就是今人所謂「實幹」「硬幹」，天下事沒有不成功的。

## 第六章 至誠之道

自誠明，謂之性。自明誠，謂之教。誠則明矣；明則誠矣。

誠，是天之道，可以說是和大自然相和合了，由天道以明人事所當然，這全然是從天性而來的，所以說：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。」從人事之當然，去說明天道誠實的緣故，這是從教育而達到的，所以說：「自明誠，謂之教。」一從本以沿流，一由流以溯源，二者方法不同，但到了成功以後，還是一樣的，所以說：「誠則明矣；明則誠矣。」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一章。

(問) 何謂誠？何謂明？

(研究)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，即從這一段發揮而來的。他以爲誠就是行，明就是知。即知即行，就是明則誠；行而能知，就是誠則明。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，則能

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人生長於自然界，惟有如自然界之至誠，才能夠盡自己的性，人和人所受於自然界的性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說：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」又人和物雖然智愚形體不同，而生長於自然界，還是一樣的，所以說：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」天地間雖森羅萬象，無非是各色各樣的物類，既能盡物之性，則天地的四時運行，育成萬物，種種條理，無不可由我的幫助，容我的參與了。所以這裏說：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參，就是參與其間，就是與天地並立的意思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二章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

上面說的是聖人，聖人能與天地並立。這裏說的是賢人，「其次」是次於聖人一等的意思。曲指微細的事情。致，作做字解，「其次致曲」是說賢人對於微細的事情，都用心去做，一點不放鬆，就能做到誠字的地步。所以說：「曲能有誠。」

「誠則形，形則著」的兩句，是說：賢人能以誠去做微細的事情，久而久之，自能見到功效，（形）功效既見，自然會顯著起來的。「著則明，明則動」的兩句，是說：功效顯著以後，自能使人明白，人家明白，自能感動衆人了。「動則變，變則化」

的兩句，是說感動衆人之後，全社會，全人類，自能改變惡習，化成善俗了。這些都是由至誠而來的，所以說：『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三章。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真誠是萬物的本體，就是自然界的本性，人能盡合於至誠的本性，不論甚麼事情，都可預知。（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）國家將興盛的時候，自有種種吉祥事物顯現。因爲吉祥事物，是誠所感召的。國家將滅亡的時候，自有種種妖孽出來，因爲妖孽，是不誠所感召的。不誠有違於自然界的原則，人而不誠，就是惡了。蓍，是一種草，高二三尺。龜，是烏龜。古時都用以卜筮吉凶的。（其法今已失傳）『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』，是說禎祥妖孽，在卜筮的時候，牠的迹象，自然會在蓍草和烏龜的硬殼上面表現出來，或者在四肢的舉動上看出來。有善則禎祥爲福，有不善則妖孽爲禍，這樣一切都可前知了。這些都是從至誠而來的，人能至誠，就如神明一樣。所以說：『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四章。

誠者，自成也。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，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，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

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

道，音導。知，同智。

誠是自己完成人格，道是自己表現德性，所以說：「誠者自成也，而道者自道也。」物，兼說事物，是說真誠的人，能明察事物的終始；如果不能真誠，則一遇事物，就將茫然不知所措了。所以君子以真誠爲貴也。這是「誠者，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，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」的一段意思。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」是說真誠的人，不但完成自己的人格，還要使一般人都完成人格，許多的物類都完成其所受於自然界的性格。物指一切人和物類。能完成自己的人格，就可稱爲仁人。使一切人和物都完成其本性，即是知者。所以說：「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」一個人能仁又能智，就完全全表現出天生的德來了，也就合着外面和裏面所做的工夫了，而且見諸施行，也無不相宜了。（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五章。

（問）何謂成己何謂成物？

（研究）孔子曰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斯爲仁。」就是這成己成物的意思。做人果然能夠做到這樣，則我以此施人，人必以此相報，大家各得其益，難道不是智者所做的事麼？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。高明所以覆物也。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

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覆，弗厚切。

這一段又伸說至誠的效用。「故至誠不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。」是說至誠之德，永遠沒有止息的一天，能和天地一樣的長久。徵，就是徵驗，不息的做去，自然會有徵驗。有徵驗，就能長久了。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，」是說長久則德無所不周，能博厚以養物。博厚則功業顯著，能成其高明。博厚如大地的備載萬物，高明如天體的覆育萬物。悠久，則如時間一樣，古往今來，無有間斷，成就萬物而不毀。這是「博厚，所以載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」一段的意思。又說：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」是說與天地一樣，沒有窮盡（無疆）的時候。「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」這是一段總結的話，說聖人的道德，能夠這樣博厚、高明、悠久，不見作爲的形迹，而功業自然彰（章）明顯著，不見行動的跡象，而萬物自然變化不已，無所施爲，而道德自然成就遠大了。

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

夫，音扶。  
卷，音拳。

這一段又申明至誠之理，就是在說物之終始，（包括原因、結果、及所以然之理。）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」不貳，就是唯一，指至誠。他說天地的道理，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的。因爲牠只是一種事物，而其化生之功，卻令人不可測度。怎麼叫「天地之道」呢？天地之道，就是「博呀，厚呀，高呀，明呀，悠呀，久呀。」怎麼牠的博厚，高明，悠久，吾人不可測度呢？今且說說天吧，天不過一點點的亮光，但這一點點的亮光，推廣開去，可以說是無窮無極，即如日月星辰，也都懸掛（繫）在牠的底下，所有萬物，無不被他所覆蓋。所以說：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」昭昭是小明的樣子，再說地吧，不過一撮土罷了，推說開去，牠載着華嶽那樣高大的山，也不覺其重。許多大河大海振撼著牠，也不會被水洩去，所有的萬物，只有地能載得住。所以說：「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」又說山吧，不過是拳頭般的石塊罷了，但推說開去，草木也生在山上，禽獸也棲在山上，金銀煤鐵的寶貨，也藏在牠的裏面。所以說：「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」又說水罷，不過一羹匙罷了。如果說牠的廣大，鼉龜蛟龍魚鼈等類，都生在那裏，貨物財富都靠牠生產。所以說：「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鼉龜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」

詩云：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』蓋曰，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『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』蓋曰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於，作鳴。乎，作呼。不，同丕。

於，於乎，都是慨歎的聲音。穆，深遠的意思。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是說天道深遠不可窮究，這就是說天之所以爲天的道理啊！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」是說文王受天命爲天子，他道德的純粹，是很顯著的。這就是說文王之所以得號爲文的緣故啊！他的純正，也是沒有停止的。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六章。

### 第七章 聖人之道

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！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』其此之謂與！

\*與，作歟。

洋洋，道德充滿的樣子。峻，作高字解。優優，寬裕的樣子。禮儀，是周朝所定的大儀節。威儀，是周朝所定的小儀節。三百三千，極言其條數之多。這是說聖人之道真大呀！充滿于宇宙之間，以發育萬物，其高與天相等。寬大又和天一樣。禮儀有三百條之多，威儀有三千條之多，都要等有聖賢的人出來而後可行。至德，指聖人最高的德性。凝，成功的意思。有了至德，然

後方能成功至道。所以說：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」

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是說君子賢人，尊崇這個德性，固然是至誠，即由問學而進，也何嘗不可至於至誠的地位呢？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廣大，指地。是說賢人由學問而進於廣大，如地之生養萬物，又能盡明其精微之理。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高明，指天。是說賢人由學問而盡知高明之理，上通於天，而所行則為中庸之道。「溫故而知新」是說賢人因溫習舊事，以發明新理。「敦厚以崇禮」是說賢人尊重（敦）厚道，就無異於尊崇三百三千的禮儀威儀了。

以下是說君子立身的態度。倍，作悖逆解。君子居在上位，既不驕傲；即在下位為臣民，也不做逆亂之事。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」是說當國家有道，仁君在位的時候，他的說話足以振興國家。「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是說君子當國家無道，暴君在位的時候，君子就默而不言，亦足使自己免於禍害。「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』」就是引詩經以解釋「默足以容」一句的意義的。詩經裏說「君子能明白時勢而自己又極聰明，便足以保全自己的身子。」這幾句詩所說的話，就是這個意思罷！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為是第二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」裁，同災。

這段引孔子的話，以明中庸之道。說呆笨的人，每每自以為是。（愚而好自用）卑賤的人，做事每每不肯聽人指導，只憑自己做去。（賤而好自專）生在現今的時代，違反古聖所定的原理。（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）這樣做去，這個人必



定要受災禍的。（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）

「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

焉。」

行，去聲。

這節申明違反古道的禍害。禮樂，必得聖人在天子之位，到治定功成，萬民歡樂，然後才可制禮作樂。「議禮」是議定禮節。制度，是一切的典章法制。「考文」是考定通行的文字。接着又說，現在天下，車子是同一的軌轍，書籍是同一的文字，行爲是同一的倫理。不應亂改，已很明白。又重伸道：不是聖德的人，雖在天子之位，不敢作禮樂。雖有聖德的人，不在天子之位，也不敢作禮樂。

子曰：「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。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。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」

說，同悅。

這段又是引孔子的話，以明應從周禮之故。周定天下以後，封夏之後爲杞國，封殷之後爲宋國。徵，就是證明的意思。孔子說：「我喜歡夏代的禮，但杞國雖爲夏的後代，杞國的禮，已不足證明了。我如學殷代的禮，但現在雖有宋國存在，宋國的禮，也不是證明了。只有周代的禮，與原定無異，若要學禮，我是從周代的。」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八章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王，去。

「三重」朱子章句引呂氏的話：「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惟天子得以行之。則國不異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過矣。」寡，作少字解，寡過，少有過失的意思。「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」是說上古的禮，雖然很好，因年代湮遠，無從證明，既已無從證明，便不能使人相信，不能使人相信，又怎能使百姓遵行呢？「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」是說如孔子般在下位的人，雖善於禮，因不在尊位，人也不信，不信，則百姓又那能遵行呢？所以君子之道，必定要從自身做起，然後證之百姓，又考之三代王者，沒一些繆（同謬）戾，建立於天地之間，並不反悖，即使問之鬼神，亦無所疑慮，等到百世以後，聖人出來也不會有什麼疑惑了。（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）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」質，作就正解，說自己的行為，就正於鬼神，而無所疑惑，已是知道天道了。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」說中庸之道，雖不為當時所知，等待百世之後的聖人出來，無所疑惑，便是能知人了。

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下則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所以君子的舉動，可爲後世天下人所稱道。君子的行爲，可爲後世天下人所效法。君子的說話，可爲後世天下人做模範。這就是「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下則」一段的意思。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」是說聖人既爲後世所效法，若離開牠，人必有企慕之情；即近在身邊，也不會生厭倦之心。

詩曰：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惡，音汙。射，作妬。蚤，通早。

這詩是說君子在別地方，無人厭惡他；在這地方，也無人妬忌他，所以能長久享有聲譽啊。夙夜，就是早夜長久的意思，作中庸的人，引詩以後，又重伸道：「做君子的，沒有一個不是這樣，而能早（蚤早同）有聲譽於天下的。」（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）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九章。

## 第八章 配天之道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

無不覆<sup>\*</sup>，辟<sup>\*</sup>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辟，作譬。覆，赴。音導。

這段說聖人之德，與天地相同。「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仲尼，孔子的字，是說孔子之於堯舜，猶如子孫之法祖宗，傳述其道。又對於文王武王，則奉以爲憲典而表章之。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說對上，則取法於天之運行，對下，則襲法於地之運行。水土，指地。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」，說孔子之德，如天之持覆於上，地之圍載於下，與天地的德性相合。持，掛著的意思。幬，就是帳圍，作動詞用，圍轉的意思。「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」，是說如春夏秋冬四時，忽冷忽暖的錯行著，日出月沒的彼此更代著。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，說孔子之道，如天地之生養萬物，性質雖各不同，而各得其所，並不相害。這個道理——仁義禮智——也如天地四時日月一般，並行而不相背。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，是說孔子所行，關於小事上的道德，如百川之流行。關於大事上的道德，能使天下之人，無不敦厚而同化。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」這就是天地之所以爲大，也就是孔子之道之所以能像天地之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章。

唯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。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。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

知，同智。齊，作齋。

耳能聽爲聰，目能看爲明，思想靈敏爲睿，富有知識爲智。臨，作到字解。足以臨，就是無不可到的意思。說天下只有至聖

之人，無不可以做到。寬，是寬大。裕，是裕如。溫，作和氣解。柔，作順應解。是說惟「寬裕溫柔」的聖人，才能無所不包，容受萬物。發，是發作。強，是強健。剛，是剛正。毅，作持久解。執，能決斷的意思。惟有「發強剛毅」的聖人，才能遇事決斷，無所疑惑。齊，是齋戒。莊，是莊重。中，是適中。正是正當。惟有「齊莊中正」的聖人，對人做事，才能敬重專一。外表叫文，既有外表，內必有理。惟聖人細細地觀察人的外表內容，才能分別好壞，所以說：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」

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見，去聲。說，作悅。

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」溥，作大字解。博，作廣字解。淵，作深字解。說聖人行事，如廣大而淵深的泉水，時時流出而不致於乾涸。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」又廣大，廣大得如天一般，深泉，深得如極深的泉水一般。百姓仰他的威儀，莫不尊敬。聽他的說話，莫不信服。看他的行動，莫不歡喜。（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）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墜，赴聲切。隊，作隊。

這是綜結上兩段。洋，大的意思。溢，滿出來的意思。說聖人的聲名，如大水一般，滿溢於中國，又可施行於未開化諸民族。凡是船隻和車子所能到的，人的力量所能通達的，天所覆蓋的，地所安載的，日月所照及的，霜露所落（墜）着的，種種地方，凡有血氣的人，無有不尊敬他，親愛他的，所以說聖人之道之大，是可以和天相配的。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一章。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，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夫，音扶。聖知，之知，作智。

經綸，本爲織絲的名詞，引伸作治理解。大經，指大政。本就是一件事情的根本。根本立得好，則枝葉自然茂盛了。化育，變化生養的意思焉。作何字解。說天下至誠的人，自己能治理天下的大政，立定天下的大本，知曉天地化養萬物的道理，何嘗倚靠別的呢？（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）肫肫，懇摯的樣子。淵淵，靜深的樣子。浩浩，廣大的樣子。說至誠的聖人，他有懇摯待人的仁德。他有靜深如泉水的胸襟。他有廣大含蘊和天一樣的態度。（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）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」聰明聖知，就是聰明睿知，說如果不真是聰明聖知，通達天地德性的人，那能曉得其中許多的道理呢？

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二章。

詩曰：『衣錦尙絅，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

# 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

衣，去聲。綱，音迥。惡，音汙。

綱，是禪衣；就是單層的罩衫。錦，有彩色的綢衣。「衣錦尚綱」是說穿了有彩色的綢衣，外面一定還要加上（尚）一件罩衫，因為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的緣故，所以說：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鄭玄說：「言君子深遠難知，小人淺近易知，人所以不知孔子，以其深遠。禪爲綱，錦衣之美。而君子以綱表之，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。」他的意思，以爲外面穿了罩衫，人不知其爲君子，穿了彩色衣，表露光彩，實像小人的行爲，所以有恨他的文彩顯著於外面的話。

「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」章，作明顯解，闇然，看不見的樣子。的然，確鑿不移的樣子。說君子的態度深遠，人家不易一眼看清，但日久自然會漸漸明白起來。小人初見，雖則很覺好看，但必然天天銷亡下去。「淡而不厭」說君子之道，就待人一面說，雖淡淡不見親密，然不會使人討厭。「簡而文」說君子之道，雖極簡易，而文質彬彬，不見粗蠻的形跡。「溫而理」說君子爲人，性氣和順，溫聲可親，而又條理整然。

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。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說：「此三句，自來不得其解。若謂遠由於近，微由於顯，則當云「知遠之由於近，知微之由於顯」文義方明。不得但云「遠之近，微之顯」也。且「風之自」句，義不一例。「微之顯」句，亦與第一句不倫。既云「遠之近」則當云「顯之微」矣。今按此三「之」字，皆連及之詞。「知遠之近」者，如遠與近也。「知微之顯」者，知微與顯也。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」猶易繫辭傳云：「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也。」然則「知風之自」句，當作何解？風讀爲凡，風字本從凡聲，故得通用。莊子天地篇：「願先生之言其凡也。」風卽凡字，猶云：「言其大凡也。」自者，「目」字之誤。周官宰夫職：「二曰師，掌官成以治凡。三曰司，掌官灋以

治目。」鄭注曰：「治凡若月計也。治目若今日計也。」然則「凡之與目，」事有鉅細，故以對言，正與遠近微顯一例。」俞氏此解，比前人所解好得多，這幾句大意，不過說君子之道，能知遠的與近的，能知微的與顯的，能知大凡的與細目的，人能這樣，才可以與之入道德之門了。

詩云：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』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惡，音汗。

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，」潛，作隱藏解。伏，不見的意思。孔，作甚字解。昭，作明字解。說聖人雖隱藏不見，而他的道德卻很光明。這是引詩經以釋「闇然而日章」一句的。「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」疚，作病字解。自省，自己心裏想着的意思。說君子只要自己心裏想想，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，又沒損害自己本來的志向，那就行了。所以說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，全在於人所不見的地方哩！

詩云：『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』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相，去聲。

相，作看字解。爾，就是你，指君子。屋漏，屋的西北隅。說君子道德高尚，就是在室之深密隱秘處，也能慎獨，無愧於心。這是引詩經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」的詩句來說的。他又說：所以君子雖沒有行動，人都敬重他。沒有說話，人都相信他。（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）

詩曰：『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』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。



鉞。假，作格。

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奏，作進字解。假，通格字。靡有，就是沒有。說進大樂於宗廟之中，雖沒什麼說話，人也不會有爭執的。因在宗廟中奏樂的時候，大家都很敬肅的緣故。這是引詩經以譬喻君子之治國，不必賞人，而百姓自然互相勸勉爲善。鉞，就是刀。鉞，就是斧。說君子不必發怒，而百姓自然會害怕他的威嚴，如刀斧一般的。（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鉞鉞。）

詩曰：『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』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不，同丕。

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」辟，就是君。刑，同型字，就是典型。不顯，猶言大顯。說君子所大顯出來的，只有德行。凡百人君，自能以他爲典型的。照詩經這兩句所說：可見君子只要沈潛脩身，恭敬對人，而天下自然會治平的了。（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）

詩曰：『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』子曰：『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』詩曰：『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至矣！

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說我只要懷抱光明的道德，不必張大聲音，裝出嚴厲的神色，像煞有介事的給人家看。孔子讀這兩句詩，加以說明道：用大聲厲色去威嚇百姓，終不是根本法則，而是最末了的手段啊！（子曰：『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』）詩經裏又說：『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輶，作輕字解。倫，比較的意思。說感化百姓，當以道

德，道德之感化，猶如毛一般的輕妙。至於上天之長養（載，作栽解）萬物，既無聲音，又無氣息，比毛還要輕妙呢，所以道德之化人，要像天之無聲無臭，以長養萬物，那才到了頂極了。（至矣！）

上面六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三章。

（問）何謂無聲無臭？

（研究）從「仲尼祖述堯舜，」至本節止，都是說君子至誠修身以治天下的道理。無聲無臭，猶如孔子所說：「大哉堯之爲君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」「天何言哉！天何言哉！」的意思一樣。聖人以至誠治天下，天下人自能潛移默化，而成太平的景象。如必要張大聲勢，擺出嚴厲的神色來，必是這人道德有所欠缺，須借權力聲勢以爲壓迫之用，這樣天下未必能治；就是能管理政事也是暫時的，不是久長的。孟子所謂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。」就是這箇道理。

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再版

類分四書讀本 (全三冊)

實價國幣

(外加運費匯費)

單分類大學中庸  
行分類論語讀本  
本分類孟子讀本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編註者 世界書局編譯所

發行人 李煜瀛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

765771 .c

Handwritten mark



600

丁

上海 書店	
冊	售價0.10

3.00

庫藏